

：大
唐
新
語
二



大唐新語卷之六

友悌第十一

李勣既貴其姊病必親爲煮粥火焚其鬚姊曰僕妾幸多何爲自苦若是勣對曰豈無人耶顧姊年長勣亦年老雖欲長爲姊煮粥其可得乎

馮元常闔門孝友天下無比或居兄弟服制盡則從事夜則盡會禮堂雖病亦各臥東西壁口牀而已除服乃歸私室歷官左右丞多所釐革朝無留事高宗大漸勸諸長史曰朕四體不好百司奏事可共元常平章以聞其委任如此則天深忌之及高宗崩四方多說怪妄以爲祥瑞嵩陽令樊文進瑞石則天命示百寮元常奏論其妖妄不可誣罔士庶則天甚不悅出爲隴州刺史尋構害之神龍初詔旌其門爲忠臣門元常忠孝正直冠絕古今而神理福善眇然無依天下咸惜之元常祖慈明李密之亂爲賊所執慈明乃潛使人奉表江都論賊形勢密義而釋之慈明知天命有歸勸密歸國密不納賊帥翟讓怒罵慈明明曰天子使我剪除爾輩不圖爲賊所執合殺但殺何煩罵也讓大怒亂斫而死煬帝聞而傷之贈銀青光祿大夫諡曰壯武公拜二子爲承務郎

畢構爲益州長史兼按察使多所舉正風俗一變玄宗降綏書以慰之卿孤潔獨行有古人之風自臨蜀

謝靈運覽卿前後執奏何異破柱求奸諸使之中在卿爲最乃賜以衣服終於戶部尙書構性至孝初丁繼親憂其蕭氏盧氏兩妹皆在襁褓親乳之乳爲之出及其亡也二妹皆慟哭絕者久之言曰雖兄弟無三年之禮吾荷鞠育豈同常人遂三年服朝野之人莫不涕泗構弟樹任太府主簿留司東都聞構疾星馳赴京侍醫藥者累月旣而哀毀骨立縵服視逾事年未嘗言笑深爲朝野所重

薛王業母早亡爲賢妃親自鞠養開元初業迎賢妃歸私第以申供養業同母妹淮陽涼陽二公主亦早亡業撫愛其子如己子玄宗以業孝友特加親愛嘗疾上親爲祈禱及瘳幸其弟置酒宴樂更爲初生之儀因賦詩曰昔見漳濱臥言將人事遠今逢慶誕日猶謂學仙歸棠棣花重發鵲原鳥再飛其恩遇如此

陸南金博涉經史言行脩謹開元初太常少卿盧崇道犯賊自嶺南逃歸匿於南金家俄爲讎人所發侍御史王旭按之崇道詞引南金旭處以極法南金弟趙璧請代兄死南金執稱弟實自誣以身當死兄弟爭死旭問其故趙璧曰兄長有能幹家亡母未葬小妹未嫁自惟幼劣生無所益身自請死旭上其狀玄宗嘉而宥之張說陸象先等咸相欽重累遷庫部員外南金祖士季爲隋王侗記室兼侍讀侗稱制授侍郎王充將行篡奪侗謂士季曰隋有天下三十餘載朝廷文武遂無忠烈乎士季對曰見危授命臣之夙心今請因其啓事便加手刃後事洩充遂停士季侍讀貞觀初爲大學博士而卒

舉賢第十二

李大亮。隋末爲賊所獲。同輩餘人皆死。賊帥張弼見而異之。獨釋與語。遂定交於幕下。大亮既貴。每懷張弼之恩。貞觀末。張弼爲將。作承自匿不言。大亮遇諸途而識之。持弼而泣。悉推家產以遺之。弼辭而不受。言於太宗曰。臣有今日之榮貴。乃張弼之力也。乞迴臣之官爵以復之。太宗卽以弼爲中郎。俄遷代州都督。大亮性志忠謹。雖妻子不見情容。外若不能言。而內剛烈。房玄齡每稱曰。李大亮忠貞文武。有大將節。比之周勃王陵矣。後收葬五宗之無後者二十餘柩。送終之禮。莫不備具。所賜賞分遺親戚。事兄嫂如父母焉。臨終歎曰。吾聞禮男子不死婦人之手。於是命屏婦人。言畢而卒。家無餘財。無珠玉以爲含。親戚孤遺爲大亮鞠養。而服之如父者五十人。天下歎伏之。

高祖以唐公舉義於太原。李靖與衛文昇爲隋守長安。乃收皇族害之。及關中平。誅文昇等。次及靖。靖言曰。公定關中。唯復私讎。若爲天下。未得殺靖。乃赦之。及爲岐州刺史。人或希旨。告其謀反。高祖命一御史按之。謂之曰。李靖反。且實。便可處分。御史知其誣罔。與告事者行數驛。佯失告狀。驚懼鞭撻行典。乃祈求於告事者曰。李靖反狀。分明親奉進旨。今失告狀。幸救其命。更請狀。告事者乃疏狀與御史驗。與本狀不同。卽日還以聞。高祖大驚。御史具奏。靖不坐。御史失名氏。惜哉。

封德彝在隋。見重於楊素。素乃以從妹妻之。隋文帝令素造仁智宮。引德彝爲土工監。宮成。文帝大怒。曰。

楊素鳴百姓之力，雕飾離宮，爲吾結怨於天下。素惶恐，慮得罪。德彝曰：公勿憂，待皇后至，必有恩賞。明日果召素，良久方入，對獨狐皇后，勞之曰：大用意，知吾夫妻年老，無以娛心，盛飾此宮室，豈非孝順？賞賚甚厚。素退，問德彝曰：卿何以知之？對曰：至性儉，雖見而怒，然雅聽后言，婦人唯麗是好，后心既悅，聖慮必移，所以知耳。素歎曰：揣摩之才，非吾所及也。素時勳略在位，下唯激賞。德彝撫其牀曰：封郎後，時必懷吾坐。後素南征，泊海曲，素夜召之。德彝落海，人救而免，乃易衣見素，深加嘆賞，頗薦用焉。薛收，隋吏部侍郎道衡之子，聰明博學。秦府初開，爲記室參軍，未幾卒。太宗深追悼之，後謂房玄齡曰：薛收不幸短命，若在，以中書令處之。

魏徵王珪，韋挺俱事隱太子。時或稱東宮有異圖，高祖不欲彰其事，將黜免官寮以解之。流挺珪於嶺州，徵但免官，而徵言於裴寂，封德彝曰：徵與韋挺王珪並承東宮恩遇，俱以被責退，今挺珪得罪，而徵獨留，何也？寂等曰：此由在上。寂等不知。徵曰：古人云：成王欲殺召公，周公豈得不知？無何，挺等徵還。馬周少落拓，不爲州里所敬，補州助道，頗不親事。刺史達奚恕杖之，乃拂衣去。曹汴爲浚儀令，崔賢育所辱，遂感激西之長安，止於將軍常何家。貞觀初，太宗命文武百官陳時政利害，何以武吏不涉學，乃委周草狀。周備陳損益四十餘條，何見之，驚曰：條目何多也？不敢以聞。周曰：將軍蒙國厚恩，親承聖旨，所陳利害，已形翰墨，業不可止也。將軍即不聞，其可得耶？何遂以聞。太宗大駭，召問，何遽召周，與語甚奇。

之直門下省。寵冠卿相。累遷中書令。周所陳事。六街設鼓。以代傳呼。飛驒以達警急。納居人稅。及宿衛大小交。卽其條也。太宗有事遼海。詔周輔皇太子留定州監國。及凱旋。高宗遣所留貴嬪承恩寵者。逐於行在。太宗喜悅。高宗曰。馬周教臣耳。太宗笑曰。山東輒窺我。錫賚甚厚。及薨。太宗爲之慟。每思之甚。將假道術以求見。其恩遇如此。初周以布衣直門下省。太宗就命監察裏行。俄拜監察御史。裏行之名。自周始也。

岑文本初仕蕭詧。江陵平。授祕書郎。直中書校省。李靖驟稱其才。擢拜中書舍人。漸蒙恩遇。時顏師古諳練故事。長於文誥。時無逮。冀復用之。太宗曰。我自舉一人。公勿復也。乃以文本爲中書侍郎。專與樞密及遷中書令。歸家有憂色。其母恠而問之。文本對曰。非勳非舊。濫登寵榮。位高責重。古人所戒。所以憂耳。有來賀者。輒曰。今日受弔不受賀。遼東之役。凡所支度。一以委之。神用頓竭。太宗愛之曰。文本與我同行。恐不與我同反。俄病卒矣。

太宗嘗問侍臣曰。朕子弟孰賢。魏徵對曰。臣愚不能盡知。唯查王元軌數與臣言。臣未嘗不自失。太宗曰。卿以爲前代誰比。徵曰。經學文雅。亦漢之宣平。至如孝行。古之曾閔也。由是寵遇彌厚。令聘徵女爲妃。元軌高宗子也。高宗崩。毀瘠過禮。恆衣布衣。示有終身之戚。嘗使國令徵賦。令曰。請依諸王國賦。貿易取利。元軌曰。汝爲國令。當正吾失。返說吾以利也。令慚而退。則天時。越王貞舉兵。元軌隨例配流。行至陳。

葬於檻中天下冤痛之

文本太宗顧問曰梁陳名臣有誰可稱復有子弟堪引進否文本對曰頃日陪師入陳百司奔散莫有留者惟袁憲獨坐在後主之傍王充將受禪羣寮勸進憲子承家託疾獨不署名此之父子足稱忠烈承家弟承序清貞雅操寔繼兄風乃由是召拜晉王友記高宗更贈金紫光祿大夫吏部尚書

歸弘智事父以孝聞學通三禮漢史武德中爲詹事府主簿與諸司同修六代史又同令狐德棻袁明等修藝文類聚事兄弘安同於事父凡所勸止謬而後行累遷黃門侍郎高宗令弘智於百福殿講孝經召宰臣已下聽之弘智演暢微言略陳五孝諸儒難問相繼酬應如響高宗怡然曰朕頗耽墳籍至於孝經偏所留意然孝之爲德弘益實深故云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是知孝經之益爲大也顧謂弘智曰宜略陳此經切要者以輔不逮弘智對曰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微臣願以此言奉獻高宗大悅賜綵二百疋遷國子祭酒文集二十卷行於代

季遜爲貝州刺史甘露遍於庭中樹其邑人曰美政所致請以聞遜謙退寢其事歷官十七政俸祿先兄弟嫂姪謂其子曰吾厚爾曹以衣食不如厚之以仁義勿辭敵也天下莫不嗟尚

姚崇初不悅學年逾弱冠常過所親見修文殿御覽閱之喜遂耽翫墳史以文華著名歷牧常揚吏並建碑紀德再秉衡軸天下欽其公直外甥任奔任昇少孤養在崇家乃與之立家產謂之曰汝吾無間然

矣。惜殊宗而代疎矣。命與其子同名。冀無別也。時人多之。

張楚金年十七。與兄越石同以茂才應舉。所司以兄弟不可兩收。將罷越石。楚金辭曰。以順則越石長。以才則楚金不如。請某退。時李績爲州牧。歎曰。貢才本求才行。相推如此。可雙舉也。令兩人同赴上京。俱擢第。遷刑部尚書。後爲周興構陷。將刑。仰天歎曰。皇天后土。豈不察忠臣乎。奈何以無辜獲罪。因泣下。市人爲之歎歎。須臾陰雲四塞。若有所感。旋降勅免刑。宣未訖。天開朗。慶雲紛郁。時人感其忠正孝悌之報。

狄仁傑爲兒童時。門人被害者。縣吏就詰之。衆咸移對。仁傑堅坐讀書。吏責之。仁傑曰。黃卷之中。聖賢備在。猶未對接。何暇偶俗人而見耶。以資授汴州判。佐工部尚書閤立本。黜陟河南。仁傑爲吏人誣告。立本驚謝曰。仲尼云。觀過斯知仁矣。足下可謂海曲明珠。東南遺寶。特薦爲并州法曹。其親在河陽別業。仁傑赴任於并州。登太行。南望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所居。近此雲下。悲泣佇立久之。候雲移乃行。高智周與郝處俊來濟。孫處約同寓於石仲覽家。仲覽宣城人。而家於京都。破產以奉四子。嘗因夜臥。各言其志。處俊曰。願秉樞軸。一日足矣。智周及濟願亦然。處約於被中遽起曰。大丈夫樞軸不可冀。願爲通事舍人。殿庭周旋。吐納足矣。仲覽嘗引相者觀濟等。相者曰。四人皆貴極人臣。而石不及見矣。然來早貴。所惜未途屯躓。餘達而最壽者。夫速登者易顛。徐進者少患。天之道也。顧謂仲覽曰。公因四人而

遂後各從宜州縣及濟領吏部處約以瀛州判佐參選引注之次濟遽索筆曰如志如志注通事舍人注畢下階敍平生亦一時之美智周後爲費令與佐官均分俸祿累遷中書侍郎知政事仲覽貞觀末授兵部郎中遂卒而濟等乃貴咸如相所言

魏元忠爲二張所構左授高要尉王峻密狀以申明之宋璟時爲鳳閣舍人謂峻曰魏公且全已爾今子冒其威嚴而理之坐見子狼狽也峻曰魏公忠而獲罪峻爲義所激必顛沛無恨璟歎曰璟不能申魏公之枉深負朝廷矣

裴景昇爲尉氏尉以無異效不居最課考滿刺史皇甫亮曰裴尉苦節若是豈可使無上考選司何以甄錄也俗號考終爲送路考省校無一成者然敢竭愚思仰申清德當冀中也爲之詞曰考秩已終言歸有日千里無代步之馬三月乏聚糧之資食唯半菽室如懸磬苦心清節從此可知不旌此人無以激勸時人咸稱亮之推賢景昇之考省知左最官至青刺

李福業爲侍御史與桓敬等匡復皇室及桓敬敗福業放於番禺遣志州參軍敬元禮家吏搜獲之與元禮俱死福業將就刑謝元禮曰子有老親爲福業所累愧其深矣元禮曰明公窮而歸我○我得已乎今貽親以非疾之憂深所痛切見者傷之

尹思貞爲青州刺史勉百姓農桑蠶有四登者巡察使路敬潛屈於境郡人以□□墮書庭敬潛嘆曰非

善政所致。孰能至此。遂以開鑿書旌賞。或問思貞曰。公敏行者。往與李承嘉忿競。何幾若斯。思貞曰。不能言者。時或有言。承嘉恃權相侮。僕義不受。然不知言之從何而至矣。

張柬之進士擢第爲清源丞。年且七十餘。永昌初。勉復應制策。試畢。有傳柬之考入下課者。柬之歎曰。余之命也。乃委歸襄陽。時中書舍人劉允濟重考。自下第昇甲科。爲天下第一。擢第拜監察。累遷荊州長史。長安中。則天問狄仁傑曰。朕要一好漢使有乎。仁傑對曰。臣料陛下若求文章資歷。則今之宰臣李嶠。蘇味道亦足爲之使矣。豈非文士齷齪。思大才用之以成天下之務者乎。則天悅曰。此朕心也。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真宰相材也。且久不遇。若用之。必盡於國家。則天乃召以爲洛州司馬。他日又求賢。仁傑曰。臣前言張柬之。猶未用也。則天曰。已遷之矣。仁傑曰。臣薦之。請爲相也。今爲洛州司馬。非用之也。乃遷秋官侍郎。及姚崇將赴靈武。則天令舉外司堪爲宰相者。姚崇曰。張柬之。沉厚有謀。能斷大事。且其人年老。陛下急用之。登時召見。以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年已八十矣。與桓彥範。敬暉。袁恕己。崔玄暉等誅討二張。興復社稷。忠冠千古。功格皇天云。

張沛爲同州刺史。任正名爲錄事參軍。劉幽求爲朝邑尉。沛奴下諸寮。獨呼二人爲劉大任。大若平常交。玄宗誅韋庶人。沛兄涉爲殿中監。伏法。并及沛。沛將出就刑。正名時在假內。聞之。遽出止沛曰。朝廷初有大難。同州京之左輔。奈何單使一至便害。州將請以死守之。於是覆奏而理沛於獄曰。正名若死。使

君可憂不然無慮也。時幽求方立元勳居用事遂免沛於難。

劉幽求既翊戴睿宗後爲中書令崔湜所構放於番禺湜令南海都尉周利貞殺之時王峻爲桂州都督知利貞希時宰意留幽求於桂州利貞屢移牒索之峻終不遣湜又切逼峻遣幽求峻報曰劉幽求有社稷大功窮投於荒裔無當死之罪奈何坐觀夷滅耶幽求懼俱不全謂峻曰吾忤大臣而見保恐勢不可全徒仰累耳峻曰足下所犯非辜明也峻如獲罪放於滄海亦無所恨竟不遣俄而湜誅幽求復登用也。

韓琬少負才華長安中爲高郵主簿使於都場以州縣徒勞率然題壁曰筋力盡於高郵容色衰於主簿豈言之缺而友朋之過歟景龍中自亳州司戶應制集於京吏部員外薛欽緒考琬策入高等謂琬曰今日非朋友之過歟昔嘗與魏知古崔璵盧藏用聽涅槃經於大雲寺會食之舊舍偶見題壁諸公曰此高郵主簿歟後時耶顧問主人方知足下卽未有含蓄意所以相汲今日方申琬謝之曰士感知己豈期十年之外見君子之深心乎。

張嘉貞落魄有大志亦不自異亦不下人自平鄉尉免歸鄉里布衣環堵之中蕭然自得時人莫之知也張循憲以御史出還次蒲州驛循憲方復命使務有不決者意頗病之問驛吏曰此有好客乎驛吏白以嘉貞循憲召與相見咨以其事積時疑滯者嘉貞隨機應之莫不豁然及命表又出意外他日則天

以問循憲。其以實對。因請以己官讓之。則天曰。卿能舉賢美矣。朕豈可無一官自進賢耶。乃召見內殿。隔簾與語。嘉貞儀貌甚偉。神彩俊傑。則天甚異之。因奏曰。臣生於草萊。目不覩闕廷之事。陛下過聽。引至天庭。此萬代之一遇。然咫尺之間。若披雲霧。臣恐君臣之道。有所未盡。則天曰。善。遽命捲簾。翌日。拜監察御史。開元初。拜中書射人。遷并州長史。天平軍節度使。有告其反者。鞠之無狀。玄宗將罪告事者。嘉貞諫曰。准法告事不實。雖有反坐。此則不然。天下無虞。重兵利器。皆委邊將。若告事者一不當。隨而罪之。臣恐握兵者生心。爲他日之患。且臣備陛下腹心。不宜爲臣以絕言事之路。玄宗大悅。許以衡軸處之。嘉貞因曰。臣聞時難得而易失。及其過也。雖賢聖不能爲。時昔馬周起徒步謁聖主。血氣方盛。太宗用之。盡其才。纔五十而終。向用稍晚。則無及已。今臣幸少壯。陛下不以臣不肖。雅宜及時用之。他日衰老。何能爲也。玄宗曰。卿第往太原。行當召卿。卒用之爲相。在職尙簡易。善疏決。論者稱之。

姜皎薦源乾曜。玄宗見之。驟拜爲相。謂左右曰。此人儀形莊肅。似蕭至忠。朕故用之。左右對曰。至忠以犯逆死。陛下何故比之。玄宗曰。我爲社稷計。所以誅之。然其人信美才也。至忠嘗與友人期街中。俄而雪下。人或止之。至忠曰。焉有與人期。畏雪不去。遂命駕徑往。立於雪中。深尺餘。期者方至。及登廊廟。居亂后邪臣之間。不失其正。出爲晉州刺史。甚有異績。晚徙失職。爲太平公主所引。與之圖事。以及於禍害。玄宗謂宰臣曰。從工部侍郎有得中書侍郎者否。對曰。任賢用能。非臣等所及。上曰。蘇可頤除中書侍郎。

仍令移入政事院。便供政事食。明日加知制誥。有政事食。自頤始也。及入謝。面辭。上曰。朕常欲用卿。每有一好官缺。卽望諸宰臣論及。此皆卿之故人。遂無薦者。朕嘗爲卿歎息。中書侍郎。朕極重惜。自陸象先改後。朕每思無出卿者。俄而弟誅。爲給事中。頤上表陳讓。上曰。古來有內舉不避親者乎。頤曰。晉大夫祈奚是也。上曰。若然。朕自用蘇誥。何得屢言。近日卽父子猶同中書兄弟。有何不得。卿言非至公也。他日謂頤曰。前朝有李嶠蘇味道。時謂之蘇李。朕今有卿及李父。亦不謝之。卿所制文誥。朕自識之。自今已後。進書皆須別錄一本。云臣某撰。朕便留篋中也。至今爲故事。

大唐新語卷之七

識量第十三

大理卿孫伏伽自萬年縣法曹上書論事。擢侍書御史。卽御史中丞也。雖承內旨。而制命未下。伏伽自朝還家而臥。不見顏色。斯須侍御史已丁造門。子孫驚喜以報。伏伽徐起以見之。時人方之顧雍。伏伽與張玄素隋末俱爲尙書令史。旣官達後。伏伽談論之際。了不諱之。太宗嘗問玄素。玄素以實對。旣出。神彩沮喪。如有所失。衆咸推伏伽之弘量。

高麗莫離支蓋蘇文貢白金。褚遂良進曰。莫離支弑其君。陛下以之興兵。將弔伐。爲遼東之人報主之恥。古者討弑君之賊。不受其賂。昔宋督遺魯君以郕鼎。桓公受之於太廟。減哀伯諫。以爲不可。春秋書之。百王所法。受不臣之筐篚。納弑逆之朝貢。不以爲愆。何以示後。臣謂莫離支所獻不宜受。太宗從之。王方慶爲鳳閣侍郎知政事。患風俗儉薄。人多苟且。乃奏曰。准令式。續綴大功未葬。並不得朝會。仍終喪。不得參燕樂。比來朝官不依禮法。身有哀慘。陪厠朝賀。手舞足蹈。公違憲章。名教旣虧。實玷皇化。請申明程式。更令禁止。則天從之。方慶。周司空褒之曾孫。博通羣書。所著論凡二百餘卷。尤精三禮。好事者多訪之。每所酬答。咸有典據。時人編次之。名曰禮雜問。聚書甚多。不減祕閣。至於圖畫。亦多異本。子陵

工札翰善琴棋少聰悟而性嚴整歷殿中侍御史

徐有功爲秋官郎中司刑少卿歷居法官數折大獄持平守正不以生死易節全活者數千百家有鹿城主簿潘好禮者慕其爲人乃著論稱有功斷賢於張釋之其略曰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人有功之斷獄亦天下無冤人然釋之所行甚易徐公所行甚難難易之間優劣可知矣君子以爲知言

狄仁傑爲內史則天謂之曰卿在汝南甚有善政欲知謫卿者乎仁傑謝曰陛下以臣爲過臣當改之陛下明臣之幸也昔臣不知謫者並爲友善臣請不知則天深加歎異

張文瓘爲侍中同列宰相以政事堂供饌珍美請減其料文瓘曰此食天子所以重樞機待賢才也若不任其職當自陳乞以避賢路不宜減削公膳以邀虛名國家所貴不在於此苟有益於公道斯不爲多也初爲大理卿旬日決遣疑獄四百餘條無一人稱屈文瓘嘗臥疾繫因設齋以禱焉及遷侍中諸囚一時慟哭其得人心如此四子潛沛洽涉皆至三品時人呼爲萬石張家咸以爲福善之應也

房光庭任俠不拘小節薛昭坐流放而投光庭光庭匿之既露御史陸遺逼之急光庭懼乃見執政執政詰之曰公郎官何爲匿此人光庭曰光庭與薛昭有舊途窮而歸光庭且其所犯非大故光庭得不納之耶若擒以送官居廟堂者復何以見待執政義之出爲磁州刺史

神龍初將合祔則天於乾陵給事中嚴善思上疏諫曰漢時諸陵皇后多不合葬魏晉已來始有合葬伏

願依漢朝之故事。改魏晉之類綱。於乾陵之旁。更擇吉地。疏奏不納。有識之士咸是之。

開元初。玄宗詔太子賓客元行冲。修魏徵撰次禮記疏。擬行之於國學。及成。奏上之。中書令張說奏曰。今上禮記。是戴聖所編。歷代傳習。已向千載。著爲經教。不可刊削。至魏孫炎始改舊本。以類相比。有同鈔書。先儒所非。竟不行用。貞觀中。魏徵因炎舊書。更加釐正。兼爲之注。先朝雖加賜賚。其書亦竟不行。今行冲勒成一家。然與先儒義乖。章句隔絕。若欲行用。竊恐未可。詔從之。留其書於內府。竟不頒下。時議以爲說之通識。過於魏徵。

玄宗嘗賜握兵都將郭知運等四人天軍節度。太原尹王皎獨不受。上表曰。臣事君。猶子事父。在三之義。寧有等差。豈有經侍宮闈。多臣子敢當恩賜。以死自誓。固辭不受。優詔許之。

張說拜集賢學士。於院廳議會。舉酒。說推讓不肯先飲。謂諸學士曰。學士之禮。以道義相高。不以官班爲前後。說聞高宗朝修史。學士有十八九人。時長孫太尉以元勇之尊。不肯先飲。其守九品官者。亦不許在後。乃取十九杯。一時舉飲。長安中。說修三教珠英。當時學士亦高卑懸隔。至於行立前後。不以品秩爲限也。遂命數杯。一時同飲。時議深賞之。

李適之性簡率。不務苛細。人吏便之。雅好賓客。飲酒一斗不亂。延接賓朋。晝決公務。庭無留事。及爲左相。每事不讓李林甫。林甫憾之。密奏其好酒。頗妨政事。玄宗惑焉。除太子少保。適之遽命親故歡會。賦詩。

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爲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舉朝伏其度量。適之在門下也。性疎而不忌。林甫嘗賣之曰。華山之下有金鑛焉。採之可以富國。上未之知耳。適之心善其言。他日款曲奏之。玄宗大悅。顧問林甫。對曰。臣知之久矣。華山陛下本命王氣所在。不可發掘。故臣不敢言。適之由是漸見疎退。林甫陰搆陷之。貶於袁州。遣御史羅奭就州處置。適之聞命排馬牒到。仰藥而死。子嚮亦見害。

牛仙客爲涼州都督。節財省費。軍儲所積萬計。崔希逸代之。具以聞。詔刑部尙書張利貞覆之。有實。玄宗大悅。將拜爲尙書。張九齡諫曰。不可。尙書古之納言。有唐已來多用舊相居之。不然歷踐內外清貴之地。妙行德望者充之。仙客本河湟一吏典耳。拔昇清流。齒班常伯。此官邪也。又欲封之。良爲不可。漢法非有功不封。唐尊漢法。太宗之制也。邊將積穀帛。繕兵器。蓋將帥之常務。陛下念其勤勞。賞之金帛可也。尤不可列地封之。玄宗怒曰。卿以仙客寒士嫌之耶。若是。如卿豈有門籍。九齡頓首曰。荒陬賤類。陛下過聽。以文學用臣。仙客起自胥吏。目不知書。韓信。淮陰一壯士耳。羞與絳灌同列。陛下必用仙客。臣亦恥之。玄宗不悅。翌日。李林甫奏仙客宰相材。豈不堪一尙書。九齡文吏。拘於古義。失於大體。玄宗大悅。遂擢仙客爲相。先是張守珪累有戰功。玄宗將授之以宰相。九齡諫曰。不可。宰相者。代天理物。有其人而後授。不可以賞功。若開此路。恐生人心。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濫爵輕。不可理也。若賞功臣。卽有故事。玄宗乃止。九齡由是獲譴。自後朝士懲九齡之納忠見斥。咸持祿養恩。無敢庭議矣。